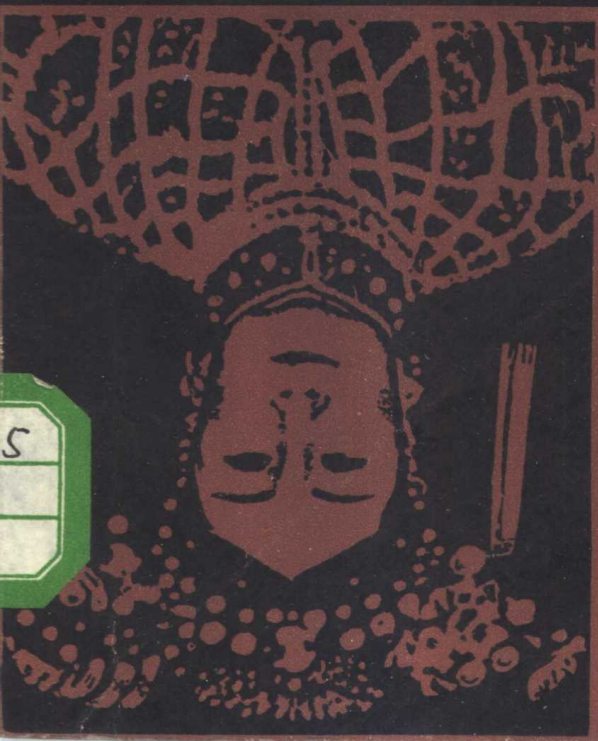




清宫外史

上

高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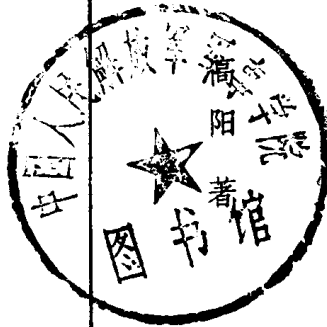




清宫外史

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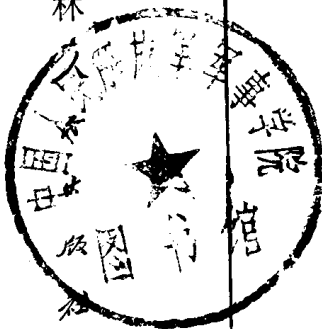
2 034 3578 2

清宫外史

下

高阳 著

吉林



内 容 提 要

《清宫外史》是高阳所著《慈禧全传》的第三卷。内容紧承上卷《玉座珠帘》。主要是描写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中法战事前后宫廷内外的斗争。两宫太后（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由于沙俄侵犯伊犁，发生争执，言官与权官展开官场角逐；慈禧太后要弄权术，计除慈安，独掌朝权。慈禧太后欲整顿度支，召阎敬铭入京，审理云南报销案，继而中法战事，马尾丧师。其间波澜壮阔地演叙了众多的人物和历史事件，生动地描绘了慈禧太后等历史人物形象。对腐败无能的内外廷臣的丑恶行径进行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小说文字古朴娴熟，知识丰富。但对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介似有值得商量之处。

本书曾在台湾出版。这次出版前，对文字进行了校订。

清 宫 外 史

（上、下）

高阳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26.125印张 4插页 538,000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1·917 定价：（上、下）2.50元

目 录

(上 册)

序 曲

柳堂死谏.....	(21)
继统之争.....	(33)
清流威风.....	(41)
表扬孤忠.....	(49)
裁抑军机.....	(58)
名士风流.....	(64)
崇厚辱国.....	(77)
曾侯使俄.....	(90)
慈禧致疾.....	(96)
慈安听政.....	(107)
博访名医.....	(124)
备战求和.....	(140)
长春闲话.....	(145)
午门风波.....	(151)
西宫雷霆.....	(159)
伯王典兵.....	(167)
香车美人.....	(175)

豪门家丑	(183)
悼王行法	(194)
香消玉殒	(204)
禁宫奇闻	(214)
铮言回天	(227)
南北之争	(236)
泪落吴江	(242)
左侯入京	(247)
王侯交欢	(257)
元戎阅操	(262)
收复伊犁	(269)
捕快作贼	(276)
冒名顶替	(286)
临刑鸣冤	(294)
明镜高悬	(306)
公堂认子	(320)
深宫巨变	(324)

第一章

灯下焚诏	(337)
慈安暴崩	(343)
小臣窥秘	(350)

第二章

以医加官	(366)
两江参案	(369)
左侯出镇	(376)

衣锦还乡·····	(383)
慈禧用权·····	(390)
弄巧成拙·····	(393)

(下 册)

第三章

整顿度支·····	(402)
三库积弊·····	(407)
云南报销·····	(418)
天象示警·····	(423)
清流搏击·····	(428)
力振纪纲·····	(434)
常熟大用·····	(446)
交通宫禁·····	(453)
白简红裙·····	(459)

第四章

水落石出·····	(470)
倬王听审·····	(483)

第五章

书生筹边·····	(506)
清流主战·····	(511)
醇王参政·····	(517)
疆臣妒功·····	(524)

第六章

将帅不和·····	(536)
-----------	---------

清流内讧.....	(554)
-----------	---------

第七章

政局巨变.....	(571)
负荆请罪.....	(581)
太上军机.....	(590)
大申军律.....	(597)
调虎离山.....	(603)

第八章

丰润镇闽.....	(612)
南皮督粤.....	(620)

第九章

锋芒毕露.....	(636)
曾九谈和.....	(644)
李二卖船.....	(648)
法使下旗.....	(665)
和战两难.....	(673)
群臣廷议.....	(676)
万机闲情.....	(694)

第十章

最后通牒.....	(713)
闽江风云.....	(720)
马尾丧师.....	(727)
巡抚受辱.....	(730)
钦差潜逃.....	(734)
大败小胜.....	(747)

第十一章

- 下诏宣战····· (760)
- 闽士公愤····· (765)
- 基隆战火····· (770)
- 孤拔封港····· (779)

第十二章

- 万寿恩诏····· (788)
- 手足修好····· (790)
- 恭王被诬····· (799)
- 新疆设省····· (807)
- 为兄得咎····· (816)
- 议修御苑····· (820)

序 曲

曲 歌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

养心殿内外几乎差两个月的天气，殿外的大水缸中，已连底结了冰；东暖阁内，却如十月小阳春——从穆宗以天花在此崩逝后，两宫太后再度垂帘，曾经大修过一次，门窗隙处严丝合缝，挡住了西北风带来的寒气，加上四个红铜铜的大炭盆，烘得遍体温煦，所以君臣议事，十分从容。

“四川东乡一案，至今未结。四川总督丁宝桢、云贵总督李宗羲的复奏，情节不符。李宗羲复奏，请援杨乃武一案成例，由刑部提审。臣等公议，这一案与杨案的情形不同。第一，案内人证众多；第二，四川路太远，提京会审，太拖累百姓了。至于由六部九卿会议，亦是难以悬断。臣等懇请懿旨，特派钦差驰驿查审。”

恭王一口气说完，将手往后一伸，宝璽便很快地将一张纸条塞到了他手里。

“这么办很妥当。”慈禧太后问道：“预备派谁啊？”

恭王看着那张纸条念道：“礼部尚书恩承，侍郎童华。”

“恩承对于外面的情形，也还明白。可以！”慈禧太后又说，“这个案子拖得也太久了，我都记不清下过多少旨意了。”

“多少？”恭王回头问宝璆。

宝璆便看一看沈桂芬——他轻轻答道：“一共十二道。”

慈禧太后目明耳聪，已经听到了：“把那十二道旨意，还有文格的原奏，一起抄给恩承。”

“是！”恭王陈奏另一件事，“昨天奉懿旨，让贵州巡抚黎培敬，到京陛见。黎培敬从同治三年放到贵州当学政，在那里十二年了。贵州地方很苦，似乎该调剂一下。”

“黎培敬官声不坏，是该调剂他一下，等他到京再说好了。”

“既蒙圣谕，黎培敬想来不回任了。不如此刻就先派人补他的缺。臣——。”

“我也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抢着说道：“贵州叫沈桂芬去！”

此言一出，仿佛大白天打个焦雷，将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每个人都拿她的话在心中复诵一遍，是啊，一点不错，明明白白五个字：叫沈桂芬去！

“臣等不敢奉诏！”宝璆先就抗声相争：“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伏乞两位皇太后，收回成命。”

“宝璆奏得是。”恭王接着也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

此外就没有人敢说话了，抵文祥遗缺的景廉资望还浅，王文韶还只是“打帘子军机”；沈桂芬则不便自陈。

但是仅宝璠那一番犯颜力争的奏对，也就够了。慈禧太后对他那句“臣等不敢奉诏”的话，深为不悦；转念想一想自己的处置，亦未免操切，同时也想到沈桂芬的谨慎柔顺，毕竟得力，因而回心转意，接纳宝璠的直谏，收回了沈桂芬外放的成命。

天意虽回，而何以突然起此波澜的原因，不能不考查。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而贬为边省疆吏，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视作是失宠的明显迹象；而惶恐的又不止于沈桂芬，在熟悉政局的人看，将要倒霉的，亦不止于沈桂芬。

因此，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祥之兆，触目惊心的，至少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董恂；一个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礼部左侍郎王文韶；还有一个就是身为两朝帝师的左都御史翁同龢。

※ •※ ※

焦灼的沈桂芬，终于盼到了翁同龢——为了避人耳目，翁同龢特地先送了信，将在深夜相访。他仍旧保持着雍容的神态，相形之下，反显得城府极深的沈桂芬，倒有些沉不住气的样子；宾主一揖，毫无客套地就围炉低语，谈入正题。

“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议论甚多。”翁同龢答道，“看法都差不多，是兰荪捣的鬼。”他停了一下又说：“王夔石进军机，早就有人不服气了。”

王文韶这年二月进军机，是顶前一年九月丁忧的李鸿藻的缺。军机处除了恭王领头以外，大军机两满两汉，两汉一南一北，势均力敌。李鸿藻开缺，应该补个北方人才合成例，哪知沈桂芬引进了他的乡试门生，籍隶浙江仁和王文

韶，打破了南北的均势，无怪乎遭李鸿藻一系之忌。这一层，沈桂芬也知道，但是，他不相信李鸿藻“捣鬼”。

“兰荪究不失为正人君子。而且他起复也还早，用不着在这时候就撵我出军机。”沈桂芬说，“就算我出军机，他也补不上，反便宜了别人。”

“是的。”翁同龢点点头，“外面的浮议，究竟搔不着痒处。照我看，恐怕还是‘高密’的暗箭。”

“高密”隐着“仲华”二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封高密侯，而邓禹字仲华，跟荣禄的号相同——翁同龢的看法，与沈桂芬的怀疑，亦正相同。

“着！”沈桂芬拍着膝盖说：“除他以外，别人不会起此恶毒念头；就有此恶念，亦无法进言。”

“不过，”翁同龢忽又改口，“也只是悬测之词，究竟不足为凭——。”

“不然！”沈桂芬打断了他的话，却又迟疑了好一会才开口：“叔平，你能不能助我一臂？”

“是何言？”翁同龢说，“只愁力薄，不能为公之助。”

“此事非劳鼎力不可，他人无用。”沈桂芬放低了声音，“你跟‘高密’是换帖弟兄，可共机密。”

翁同龢有些发愣，他充分了解沈桂芬的言外之意，是要他到荣禄那里去做一次“探子”。这个要求颇出他的意外，但仔细想一想，易地而处，自己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确是个“舍我其谁”，别人干不了的任务。

“叔平，”沈桂芬转而言他：“照理说，你早该进军机了，不过你是帝师，身分尊贵，我不便保举，一则，我不配当你

由 2 2 2 2 由 2 由 2 由 2 由 2 由 2 由

22

之
由
之
由

2

由

2
由
2

中

2
由
2

由

“怎么？”荣禄颇为诧异，“何以气成这个样子？”

“他跟人说，我想进军机，所以巴不得他出京，小人之心如此，岂不可恨？”

荣禄对他是持着戒心的，所以这番愤激之言，在将信将疑之间，只解劝着说：“算了，算了！沈经笙的度量，谁不知道？‘宰相肚里好撑船’，他这个宰相——。”荣禄笑笑举杯。

“仲华！”翁同龢正色说道：“你不可掉以轻心！从先帝初崩那晚上，你动了枢笔，沈经笙就拿你恨入切骨。外放贵州，他跟人表示，说是出于你的主谋，非报此仇不可。你不能不防！”

荣禄报以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微笑，同时也只有再度举杯，来掩饰他的略有些尴尬的神色。

“最近有首好诗，传诵一时，你听人说过了没有——吴圭庵的‘小姑叹’？”

“没有听说。”荣禄答道，“吴圭庵在兰荪那里见过两面，不熟。再说，我也不是可以跟人谈诗的人。”

于是翁同龢用清朗的声音念道：“‘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深潭不见底，柔荑故为妍。’”

“‘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荣禄笑道，“形容绝妙！沈经笙在西太后面前，就是那副宛转承欢的样子。”

“想不到碰那么大一个钉子！”翁同龢忽然拍手嘻笑，“几时见着圭庵，倒要劝他另写新篇：‘小姑哀’！”说完，笑声更大了。

这番做作骗倒了已有酒意的荣禄。他跟翁同龢相交这五六年，从未见有如此忘形失态，可见得他是恨极了沈桂